廣東新語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廣東新語
卷一 天語

► 地語

日

羅浮稱朱明之王，日之初出，山上輒先見之，有見日臺焉。俯臨三千餘仞，所處高，故所見早。人見之於旦於晝，予則嘗見之於中夜，求之於未出之前，得之於將出之際。為之恭敬導引，寤寐不遑，而取火氣之精，光明盛實，以麗其德焉。蓋夜中見日，自昔皆言羅浮之異。嘗有客宿於山巔，夜分見第三重峰有塊火，大如車輪，光怪迴翔，與他火異，怪之。一客曰：「此為天燈。久之當有鷄鳴，所謂天鷄也。」梵書云：「日宮一樹而有鷄王棲其上，彼鳴則天下鷄皆鳴，天鷄者，日中之鷄也。」已而空中果聞鷄鳴，聲亮而長，則日出于蒼莽中矣。太白云：「半壁見海日，空中聞天鷄。」劉夢得云：「咿喔天鷄鳴，扶桑色昕昕。」子瞻云：「人間有此白玉京，羅浮見日鷄一鳴。南樓未必齊日觀，鬱儀自欲朝朱明。」山故有二石樓，其南樓，則觀日之所也。然扶胥之口地以卑，而見日若凌倒景，比羅浮所見乃益奇。郁溪云：「日自地出而行于水之外，水自天來而行于日之中，故觀日尤宜于水。」扶胥者，廣東諸水之滙也，南海之神廟焉。其西南百步有一峰，巀然出于林杪，是曰章丘。俯瞰牂牁之洋，大小虎門之浸，驚濤怒颶，倏忽陰晴，洲島縈迴，遠山滅沒，萬里無際，極于尾閭，誠炎溟之巨觀也。一亭在其上，以浴日名。吾嘗中夜而起，四顧寥寂，潮鷄始聲，月影未息。俄而獅子海東，光如電激，由紅而黃，波濤蕩滌，半暈始飛，鴻濛已闢，火雲一燒，天海皆赤。潮頭高以數丈，日體大可百尺，因詠子瞻「坐看暘谷浮金暈」與白沙「赤騰空洞昨宵日」之句，心蕩神搖，欲擬之而茫然未得也。蓋日之初出，其體甚大，故《泰山記》云：「日觀鷄一鳴時，見日始欲出，長三丈所。」而吾嘗舟出零丁，四更月上，忽見大洋東畔，湧出一山，甚大，

色深紅，其形如覆半月。舟人呼曰：「日出矣。」已而漸升，盡出水，約之尚可三五十丈，比泰山所見乃益大。又日中有青色四道，一直而三橫。其左一橫最長，欲出輪外，右二橫微短，皆以為樹也。予謂不然。蓋日以離為體，而震為用，離始乎震。日中之青，則震之象也。震為天地玄黃之始，玄出為青，青出為紅，紅轉為黃。青則火之始，紅則火之中，黃則火之終。郁溪云：「凡月以玄為體而生光則白，金之生水也。日以黃為體而生明則紅，木之生火也。黃者離之元，玄者坎之元也。混沌之初，天欲開而一真之泄於坎為玄，地欲闢而一真之洩於離為黃。日也者，一真之泄於離是也。如曰日中有樹者，日以震生，震為木。而扶桑者，震木之大，在於海東。故鄭漁仲云：「日在木中曰東。」木，若木也，日所升焉者也。日中有樹，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。又日生于木，木者日之本，本在于日體之中，無象而有象者也。日體之大，則南方距日不遠，故見日大。南溟距暘谷不遠，故見日大。又見其外體，故大也。外體者明也，內體者光也。初出時先見其外體，明而未光，陰而未陽，為山林川澤之氣所映蓋，故大而且滄凉也。亭曰浴日者，《淮南子》云：「日浴於咸池。」咸池者，暘谷也。凡日出之處，昔曰暘谷。南海陽明之谷，谷之大者也。《書》云：「宅嵎夷。」嵎，海隅也。章兵在海隅，亦嵎也。嵎夷、暘谷，一也。日出於谷，而天下皆明，故觀日者必於谷。上有羅浮，下有章丘，於高見日之小，於卑見日之大，而皆在於夜中。然西樵亦有見日臺，在大科峰頂，冬時日行南，無羅浮之蔽，則見日尤早。蓋月姤於午之半，故晝中生月。日復於子之半，故夜中生日。而夜中生日，天下惟泰山與羅浮見之，以邊大海也。西樵亦然，見日臺猶之乎日觀也哉！

戴日

《爾雅》言：「距齊州以南，戴日為丹穴。」蓋南人最事日，以日為天神之主，炎州所司命，故凡處山者，登羅浮以賓日；處海者，臨扶胥以浴日，所謂戴日之人也。又日之所中，在其首上，故曰戴，其地亦曰日下。日下者，《爾雅疏》云：「去中國以南，北戶以北，值日之下，其處名丹穴是也。」

日南

漢明帝時，合浦人張重為日南郡從事，舉計入雒。帝問重：「日南郡北向視日也。」對曰：「天下北有雲中，南有日南，雲中非必在雲之中。日南豈必在日之南，日南之日，亦出於東耳。」帝善其言。吾以為日南者，非在日之南，乃日在於南也。日南者，又天之南也，不曰天南，以其地在南方，積陽之極，人多文明，物多瑰麗，皆日之精華所發，故曰日南也。南方為離，離為日，以日名南，以其得日之多也。日出於南，是南為日之

所有。月出於坎，是北為月之所有。日有其南，而月不得有，故曰日南也。又《易》稱：「日月得天而久照。」日得天之南，而天遂以南歸之，若天不有其南然者，故曰日南也。

月

南海水鹹，月出時，光照波濤，有如白日。蓋光生於鹹，鹹為火氣，月得鹹而益光，非月光也，鹹之光也。故曰山之月光如水，海之月光如火。莊子云：月固不勝火。非不勝也，為火之光所亂也。然吾意月之在南海也，得水之精十之四，得火之氣十之六，何也？月無光，以日而為光。日無光，以火而為光。日以火而為光，則月亦以火而為光也。又火無體，因物而為體。人心亦然。心體於物，而日體於火，月又體於日，則日者火之精，得之於晝者也；月者火之氣，得之於夜者也。故謂南海之水火水也，南海之月火月皆可也。

星

秦二世二年，五星會東井，倍于南斗。說者曰：東井秦分，未分也；南斗越分，丑分也，丑與未相背。秦失王氣，則越得霸氣，故尉佗應之而興也。按《星經》，河戍六星夾東井，當南北兩河各三星。南曰南戍，主越門。北曰北戍，主胡門。則觀南越之星者觀南戍，觀南戍者觀南斗。故漢元鼎六年春，熒惑守南斗，而建德以亡。梁大同五年冬，彗出南斗，東南指，長一丈餘，而李賁稱帝交州。隋大業九年夏五月丁亥，熒惑入南斗，其八月，賊帥陳瑱陷高要，九月賊師梁慧尚陷蒼梧。十二年秋九月，有二枉矢出北斗魁，委曲蛇形見於南斗，而豫章劉士弘自稱楚帝，地及番禺。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，太白犯南斗，而廣源蠻儂智高反。四年夏五月，寇封川，復圍康州破之，直攻廣州。十月丙子，太白復犯南斗，而智高敗死，廣南平。紹定元年秋七月，熒惑犯南斗。咸淳五年夏五月，有星孛于斗牛。其後南恩州、肇慶、新封等州俱降於元。祥興元年秋八月庚申，月貫南斗。乙巳，星隕于海如雨。其明年夏五月，師潰厓山，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。元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癸巳，太白犯南斗，時嶺南義兵數起，發江西等兵擊破之。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，熒惑犯南斗，時賀州賊焚掠封州。大德七年秋九月，熒惑犯南斗。明年，傜賊李宗寇新州。元統三年冬十月甲寅，熒惑犯南斗，其後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。明洪武八年冬十月，有星孛于南斗。永樂十三年夏，有星孛于南斗。其後德慶傜鳳廣山、瀧水傜趙普旺作亂，僭稱將軍，高要民吳大甑聚黨應之。又其後南海盜黃蕭養起，僭稱東陽王，攻犯廣州。天啟三年六月望，熒惑入南斗，自下而上，守斗中十有四日，自西轉東。其冬，流賊自新會焚掠高明、四會。南斗之於越，古今皆有占驗如此。南斗固越

之司命也。然《後漢書》云：「粵在牽牛、婺女之分野。」《宋書》云：「牛宿六星，三星主南越。」韓愈云：百粵之地，其次星紀，其星牽牛。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，客星出牽牛。於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。疆埸無事，民得安生。羈旅之徒，皆蒙其蔭。而偽南漢時，月食牛、女間。劉晟歎曰：「吾當之矣！」是秋而卒。則牛、女之間，皆可以占南越也。司馬遷云：凡瀕海澤國，當繫南斗。粵之平陸上遊，則繫牛、女。然以度數考之，得牛、女為多。以災祥考之，則獨繫於南斗。然晉義熙六年春三月乙巳，月掩斗衡，而始興太守徐道覆反。四月，盧循寇湘中，陷沒巴陵，率衆逼畿輔。衡者，北斗之第五星，實殷南斗者也。而廣州與廉相去僅千餘里，而廉屬翼、軫，與江楚同度。故宋熙寧八年十日，彗星入軫，未幾交趾蠻陷欽州靈山，則斗衡與翼。軫，亦可以占南越也。

老人星

粵盡溟海，其次居丙丁，秋分之曙，南極老人見其位。《星書》云：「老人星常於秋分見丙丁之位。」是也。老人星亦曰南極老人星，以在南極之上，近於南極，故曰南極老人。亦猶之乎北斗之非北極也。

南越之星

南越之星，多於天下。唐時有人行瓊海，以八月時見南極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，皆古所未名。元微之云：交間南極漸高，北極漸低，規極外星辰至多，《星經》所不能載。有詩云：「規外布星辰。」方愚者云：南極下有海石、金魚、飛鳥、小斗、附臼諸星，于南極甚近。《漢書》載《海中星占》一卷，或即此等星。均按：瓊州於芒種日以星候秧枷，犁尾星出則秧死，猪尾星出則秧黃。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。

星聚

日月星起於斗宿，古之言天者，由斗牛以紀星，故曰星紀。星紀為十二次之首，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。故斗牛與中星明，則其地儒道大興。中星在正南，又吾粵之所宜候者。洪武、永樂間，五星兩聚牛斗，占者謂：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，已而白沙先生出。其後成化丙戌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，而甘泉以是歲生。自此粵士大夫多以理學興起，肩摩躣接，彬彬乎有鄒魯之風。祭酒倫右溪常築二堂於越山，一曰中星，一曰聚星，與名儒十有一人講學，以應其祥。王青蘿云：五緯惟三星合者有之，四星合則鮮矣，五則又鮮。

四星合曰昌，五星合曰祥，故五星聚東井，餘氣及於越門，而南武霸業以立。五星聚牛斗，光芒射於南海，而江門道學以興，天象誠不虛垂示也。羅公洪先云：甘泉考終之夕，有一星從東南來，其大如斗，光景燭天，至貢院之中而隕，聲若雷震。先生之生，應中星之見；其沒也，應中星之隕。噫嘻！豈非一代之哲人者哉！

風

南粵之風，當寒時天明無雨，從西北暴至，為頹為飍，其名曰　　，亦曰颶。當暑時天昏有雨，從東北暴至，其氣純青，是曰青東。青東之起，氣甚寒，亦曰青凍。天昏無雨，從西北暴至，如雨雹聲，又如亂石搏擊，是曰石尤。其氣赤，亦曰赤游。赤，火氣也，游謂火之游氣也。天色淡然，微有日光，無雨而作，如龍氣往來不常，是曰狂龍。餘則夏秋之交多颶，冬則多攪霜，以紅霞暮起為兆，或臘月而大南驟作曰送年南，大北驟作曰暴北，又曰鹹頭，曰泥浪，此皆風之變者也。平常則多南風，然南風煖，利於物而不利人。蓋嶺南陰少陽多，故四時之氣，闢多於闔，一歲間溫暑過半。以日在南，故風自南來者恆煖。噓噏太陽之氣與火俱舒，又多起於赤天之暑門，故恆煖。煖風所至，百腾蠕蠕，鐵力木出水，地蒸液，墻壁溼潤生鹹，衣裳白卜，書冊霉黕。而粵人疏理，元府常開，毛腠不掩，每因汗溢，即致外邪。蓋汗為病之媒，風為汗之本，二者一中，寒瘧相乘，其疾往往為風淫。大抵嶺南春夏多南風，秋冬多北，反是則雨，故凡疾病多起於風。故《觀》卦，風行地上，而君子必以觀我生、觀其生為務。蓋風主蟲，人為倮蟲之長，以風生，亦以風死。風之不正，莫甚於廣南，故多瘋疾。瘋字從風，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。《內經》云：「卑下之地，春氣長存。」故東南之民，感風症多。《陸胤傳》云：「南海歲有舊風、障氣之害。風則折木飛砂轉石，氣則霧鬱，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，風氣絕息。孝陵敕使臣云：「炎方多熱少寒，其氣柔弱，最易冒風，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壽，並不得而壽斯民。」聖言哉！

諺曰：「南風尾，北風頭。」蓋地勢北高而南下，南風從下而起，故為尾。又南風愈吹愈大，其大在尾。北風初起即大，其大在頭故也。粵處南方，當歲寒時，每三二日南風則有霧。北方不然，三二日南風則有雪。凡霧從地起，南風之尾為之，是曰南風霧。其散必以北風，以煖而起，以寒而止也。雪自天來，北風之頭為之，是曰北風雪。其晴必以南風，以寒而起，以煖而止也。

海南三四月時，晝有南風。夜則無之。至五月乃有過夜南。諺曰：「半北半南三二月，南風過夜必端陽。」然瓊周歲皆東風，夏秋必颶。瓊苦颶風，崖則南風亦苦。盛夏時士

庶出入，率以青布裹頭。蓋南風為厲，一侵陽明，則病不可起云。

風之起，潮輒乘之。諺曰：「潮長風起，潮平風止。風與潮生，潮與風死。」凡朔望越二三日，潮初風，風必大。上下弦越二三日，潮漸退，風必小。蓋風者水之母，水生於風者謂之陰水，潮是也。雷者水之父，水生於雷者謂之陽水，雨是也。雨起於山，潮起於海，海為陰，故潮亦陰。潮以陰故鹹，風乘鹹潮而起，謂之鹹頭。

凡海中，以子時末陰與陽合而潮生，為陽水。午時末陽與陰合而汐生，為陰水。水乘氣而生，風亦因之。氣為水之本，風為水之末，氣自北來而水長，風自南來而水消。長者自北而南，為南海之潮，消者自南而北，為北海之汐。

舊風

南海歲有舊風，亦曰風舊，蓋颶風也。其起也，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，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，而俱至南乃息，謂之落西，亦曰蕩西，又曰迴南，凡二晝夜乃息，亦曰風癡。若不落西，不迴南，則逾月復作，作必對時，日作次日止，夜作次夜止。諺曰：「朝北暮南子夜東。」又曰：「朝三暮七，晝不過一。」蓋其暴者不久，或數時，或一日夜。其柔者久，或二三夜。有一歲再三作者，有三四歲不作者。凡歲有一鬼打節，則有一颶。有二鬼打節，則有二颶。鬼，鬼宿也。打節者，或立春、立夏等節，值鬼宿也。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。諺曰：「六月無閒北。」北風為正風舊，東風為左風舊。風舊以鐵颶為大，無堅不摧，故曰鐵，迴南時勢尤猛烈。

粵在南方，故其風起於南者為順，起於北者為逆。順者為正風，天地之仁氣也。逆者為颶風，始於北而終於南，從不仁以歸於仁也。仁，陽也。不仁，陰也。颶起多以仲夏以午，仲夏與午，陰長陽消之始也。颶得陰氣之先，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，未純乎陰也。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，陰氣為陽所奪也。起於朝者三日，於暮者七日。暮而陰氣益盛，故颶發之久也，然七日而無雷，則颶亦止。七者數之盡，陰與陽皆以七日而復也。又颶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，柔，陰之極也。奮雷者陽畜之極，故不終日。颶者陰畜之極，故多日。不終日之雷，其雷多吉，終日之風，其風多凶。颶，終日之甚者也，凶之氣也。天地之道，雷欲其有初而無終，雷而有終，斯為振恆之凶。風欲其無初而有終，風而無終，斯為終風之暴。

《說文》有颮而無颶，或以為颮即颶也。予謂颶起於日南，日之風也。日者火之本，颶

者風之本，颱與日交，風隨火發，故為最烈之氣，則謂颶曰颱亦可也。昌黎詩：「雷霆逼颶颱。」颶、颱二字相連，則颶、颱一也，颱從日者。《律書》：「南方景風夏至至。」景，大也，日至夏始大，陽氣長養也。颶風大者皆以夏月發，日氣過盛，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。唐官制有颱海道，不曰颶海者，以瓊海為日南之地，颶多從瓊海而起，故海曰颱海也。

颶者，具四方之風也。凡颶以東北方而始，必以北以西而中。以西北方而始，必以北以東而中，而皆以南而終。蓋南方之風，以南為正。始於不正終於正，故颶必迴南乃止，歸於其本方也。南人以颶為懼，颶又懼也。懼於始，復懼於終，懼其再作，終而又始也，故曰颶者懼也。當懼之時，人不望颶風之止，惟望迅雷之作，雷作而颶止矣。然雷亦必以颶迴南而後作，颶不終，則雷不作也。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奪，以為天地之用者也。颶莫甚於瓊，雷、廉次之，廣又次之，至韶南而力末矣。故瓊人最懼颶風，其發也，先期數日，有聲微作，作而旋止，急而旋緩，謂之練風。於是炎雲鬱結，雷聲殷殷，有虹欲斷欲連，下飲海水，海翻聲吼怒，浪浪沸騰，磯石搏觸。有濁氣凝結成破布，或若爛苔，遍流而北，水鳥驚飛，木葉南側，於是颶風作矣。益之以暴雨以驚潮，則其勢彌暴，屋飛於山，舟徙於陸，顛仆馬牛，摧拔樹木，海水湧高數丈，洋田浸沒，鹵鹹所留，稼穡不育，是之謂鐵颶。

風候

廣州風候，大抵三冬多煖，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，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煖。煖者嶺南之常，寒乃其變，所以者陽氣常舒，南風常盛。火不結於地下而無氷，水不凝於空中而無雪，無氷無雪故煖。

凡水之氣欲其升，故傳曰：「水無沉氣。」火之氣欲其降，故傳曰：「火無災燀。」廣中火之房，氣嘗不降，故多燠。又傳曰：「天無伏陰，地無散陽。」廣中之陽多散，故四時常燠。大抵陽貴聚而不貴散，陰貴散而不貴聚，故《易》之《離》言：「畜牝牛吉。」畜者何？言貴乎陽之聚也。

凡地之陽氣，自南而北，陰氣自北而南。比年嶺表甚寒，雖無雪霜，而凜烈慘悽之氣，在冬末春初殊甚。北人至止，多有衣重裘坐臥火炕者。蓋地氣隨人而轉，北人今多在南，故嶺表因之生寒也。予詩：「邊人帶得冷南來，今歲梅花春始開。頭白老人不識雪，驚看白滿越王臺。」又云：「一自邊人至，南中得雪看。炎天無舊暖，漲海有新寒。」

立春宜微寒。諺曰：「春寒春暖，春暖春寒。」蓋南中以春寒為祥，其望春寒，所以望春暖也。春，立春也。一春之寒暖，以立春卜之。立春又宜晴。諺曰：「春晴一春晴，春陰一春陰。」而元日則宜微雨，宜北風，宜西北東北風，不宜南風。東風有微雨，而北風則寒，寒亦為春暖之兆。又以是日權水，水重則雨多，輕則雨少。日直其月，至十二日而止，以測十二月之水旱。寒故水重，水重者多雨，而年豐之兆也。

嶺南之地，其屬韶陽者，秋冬宜寒而反熱，春夏宜熱而反寒。青艸、黃茅二瘴，即土著亦有染者。大抵冬不堪寒而春寒，夏不甚熱而秋熱，似與嶺北氣候較遲。而風鳶之戲，嶺北以八九月，嶺南以二三月，則地氣升降，不惟稍遲，亦似相反，則亦楚之風候也。舊以隸屬桂陽，蓋亦有說。

嶺南瀕海之郡，土薄地卑，陽燠之氣常泄，陰溼之氣常蒸。陽泄，故人氣往往上壅，腠理苦疎，汗常浹背，當夏時多飲涼洌，至秋冬必發痎瘧。蓋繇寒氣入脾，脾屬土，主信，故發恆不爽期也。陰蒸，故晨夕霧昏，春夏雨淫，人民多中瘴溼，間發流毒，則頭面四肢，倏然癰癢，醫以流氣藥攻之，每每不效。是曰走馬胎。以燈火迴環爆之，或男左女右，於手尺澤穴以艾灸之。其或霍亂、痁瘧。腹痛不堪，是曰急沙，以炒鹽沃清水飲之，或於足下股上，尋其紫色筋脉，以鍼刺血出之，謂之刮沙，皆可愈。諺曰：「緩沙急沙，刺出血花，走馬之胎，火爆如雷。」

雷風

東粵之地，陰陽二氣恆不得其和，而雷、瓊二州尤甚。雷州在海北多陰，雷生於陰之極，故雷州多雷。瓊州在海南多陽，風生於陽之極，故瓊州多風。凡風生於火者陽風，生於水者陰風。雷出於山者陽雷，出於澤者陰雷。瓊州在水中，其風多陰。雷州在山中，其雷多陽。而二州雷風，往往相應。雷州雷則瓊州風，瓊州風則雷州雷，瓊州風甚，則雷州雷亦甚，雷州雷甚，則瓊州風亦甚，其氣常相摩盪也。雷人事雷，瓊人事風，皆甚謹。風以颶為大，凡南海之颶皆起於瓊，瓊之颶又起於崖，崖為海之極南，其地最虛。去州東百有餘里，有一巨穴，颶風恆出其中，呼於山則為迅雷，吸於澤則為淫雨，常與之終始，蓋地氣不得其平所致。黎人虔禱是山，颶風輒息，名曰息風之山。瓊有息風，雷有擎雷，二山洞竅皆相潛通者也。擎雷為雷州鎮山，或謂雷州以擎雷之山得名，非也。州多雷，而是山高大能擎是州，雷多從之而出，故名擎雷。所以然者，州之南地瀕於海，其陂塘堤岸不能自固。鯤鵬之所變化，瘴母之所憑陵，民日夜以懷襄為懼，疆域雖延袤

千里，求一夕之安，未易數數然也。所恃擎雷之山，以為砥柱，所關不小，風水之災，皇皇焉拜跪不寧。噫嘻，雷州則誠危地也哉！嗟夫！地至雷州極矣。北極出地僅二十度有奇，瓊又少一度。自雷至瓊，浮海百餘里耳，度數已別。則地勢之卑，視北海不啻倍蓰。昔人謂地形欹，信矣。地以卑，故陽力微薄，不能厚畜其震驚之性，而雷動往往非時，州名曰雷，言多雷之變也。

冬雷

嶺南以冬雷為常。蓋瀕海地薄，不能固畜其火，故陽氣早泄而冬雷。又其地最下，而雷州地形如舌，吐出海濱三百里，為卑下之極，故多雷。語云：北方寒有無雷之國，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。地最下故熱，以其與日近也。與日近故與雷近，無日不熱，故無日不雷。陽氣太盛，常奮擊而為聲耳。然冬雷終屬災異。

舊雷

雷州之俗，以雷在春前者為舊雷，交春為新雷。歲除時，舊雷與新雷相接，其占為明年大稔。有詠者云：「臘底雷鳴是舊雷，新雷聲向歲朝開。」舊雷之稱奇甚。雷州有舊雷，瓊州有舊風，可以並舉。

陰雷

雷州之雷，其無聲者曰陰雷。陽雷以生，陰雷以殺，天之所以為道也。其陰雷何也？有受害者訴於神，其仇讐忽震以死，人皆弗聞也者。頂有一孔，氣出若硫磺，背篆書數行莫可辯，雷州人以為陰雷也。蓋陽雷在天，陰雷在人，陰雷之出無時，人實為之，故君子畏陰雷也。

雷耕

相傳雷州陰晦之夕，謂之雷耕。曉視田中有開墾跡，非雷耕也。雷州地暖，春初時雷始發聲，農則舉趾而耕，故曰雷耕。雷出田中，故疑有開墾之跡也。又雷州無日不雷，故農人無日不耕。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，有九十日而熟者，有二月種而十月熟者，有十一月種至明年四月而熟者。或歷兩時，或三時，或四時，其稻無日不種，亦無日不穫也。雷人之耕，蓋有異乎他郡之耕也，故曰雷耕。

雲

粵地每多赤雲。蓋粵本炎方，火之用事。火在地中則麗而為丹山，在水則澄而為碧海，在天則光怪而為赤雲，是皆離明之所發也。而廣州北山多白雲，或以為珠海之氣所化。海，大澤也。大澤者，吐噙兌之精華，其氣多白。氣成形為雲，雲之諸色，則昏日之日與水氣相暎而成者也。山臨珠海，每當晴霽，如積雪浮空，半天皆素，或作龍文，或魚鱗，微帶金彩。語有云：「越雲如龍。」殆謂是也。

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，見一縷煙從海出，漸次繚繞上天，化作稠雲，頃之海中復有千萬煙縷上出，天乃大雨。蓋雨者雲之所為，而雲從山中出者多晴，從海中出者多雨。《易》曰：「雲上于天。」需，雲者雨之所需也。氣始為煙，中為雲，終為雨也。

山之溼氣，蒸而為雲。澤之燥氣，動而為風。風生於燥，雲生於溼，故山氣清則月明，澤氣清則日麗。廣州治背山面海，地勢開陽，風雲之所蒸變，日月之所摩盪，往往有雄霸之氣。城北五里馬鞍岡，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，占者以為天子氣，始皇遣人衣繡衣，鑿破是岡，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。故粵謠云：「一片紫雲南海起，秦皇頻鑿馬鞍山。」而新會當宋皇祐間，龍山下有黃雲鬱起，水色變為紫者旬日，人以為文明之瑞。明興，白沙遂符其兆。故今學宮書云：「聖人門青天白日，新會學紫水黃雲。」

或云，南海多蛟蜃，故雲色駁。蓋蛟蜃乃雉所化，雉有文采，形雖化而其氣未化，氣雜於海雲之中，故雲色駁也。大抵海之雲生於水氣者十之七，生於蛟蜃氣者十之三。《記》曰：「天降時雨，山川出雲。」此真雲也。

雨

凡天晴暴雨忽作，雨不避日，日不避雨，點大而疎，是曰白撞雨，亦曰過雲，亦曰白雨。諺曰：「下白雨，娶龍女。」白雨者，炎熱之氣所蒸，夏間為多，其勢苦暴，邵子所謂火雨也。嶺海炎方，夏日火尤盛，故多白雨。六月火在天上，故先下火雨，乃為水雨而霧　　也。子瞻詩：「夏畦流膏白雨翻。」升菴云：「俗以暑雨乍落乍晴，日光穿漏，謂之天笑。」即白雨也。白雨宜早稻。諺曰：「早禾壯，須白撞。」或日色微黃，且日且雨，是曰黃日雨，亦曰黃雨。其氣溽而蒸，是生螟蟲，禾最患之，故曰白雨宜禾，黃雨不宜禾。予詩：「炎天白雨早禾宜，更為園林熟荔支。今歲無多黃雨下，農夫相慶酒杯

持。」又早禾宜朝雨，晚宜夜雨。廣州夏雨恆多，宜早禾。高、雷秋雨恆多，宜晚禾。其或東望濃雲，有雷電而雨，西則否。或南望濃雲，有雷電而雨，北則否。是曰分龍雨，亦禾之宜。其不宜者二蠱，蠱者，蟲也。其生於雨者曰雨蠱，生於風者曰風蠱。

瓊於廣州，風氣絕殊。瓊冬至宜雨。諺曰：「冬乾年溼，禾米莫粒。」而廣冬至不宜雨。諺曰：「乾冬濕年，禾黍滿田。」瓊元日宜晴。諺曰：「冬溼年乾，倉廩團團。」而廣元日宜微雨。諺曰：「年溼冬乾，農夫加餐。」瓊三月三日雨，天蠶損秧。四月八日無雨，蟲盛禾苗壞。而廣四月八日雨，十四日無雨，則穀多。瓊端午日暮而雨宜田，早而雨則下田傷，不雨則高田傷。而廣五月朔宜雨，雨則井泉浮，年豐。初二日不宜雨，雨則井泉乾，年歉。五日亦不宜雨。瓊七月七夕有雨，則八月有雨。廣七月七夕有雨，則八月無雨。處暑無雨，則白露有雨。白露雨謂之苦雨，禾沾之白颺，果生蟲，蔬菜味苦。凡雨有甘苦，故《詩》曰：「以祈甘雨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秋無苦雨。」蓋春雨為甘，秋雨為苦，甘則生物，苦則殺物。」

氷

粵無氷，其民罕知有南風合氷、東風解凍之說。歲有微霜，則百物蕃盛。諺曰：「勤下糞，不如早犁田。」言打霜也。氷生於霜，粵無氷，以無霜也。故語曰：「嶺南無地著秋霜。」又曰：「天蠻不落雪。」即或有微氷，輒以為雪，或有微雪，以為氷。人至白首有氷雪不能辨者。大抵陽火之氣下積陰水之氣上凝則為氷。嶺之南，陽生多而陰殺少，火畜于地而水不歛于天。天之水嘗融，地之火嘗結，故隆冬之候，澤腹不堅，間有薄氷，亦不崇朝而釋，故其人輒不識氷也。氷者霜之終，霜者氷之始。凡九月而陽未盡，則霜不嚴。十二月而陰未純，則氷不厚。嶺南地煖，陰道不凝，故或以露始，而不以霜終。或以霜始，而不以氷終。坤道之馴，至於寒極而戰，未盡與大《易》準也。或極寒亦有微霰，然未至地已復為雨矣。少陵云：「南雪不到地。」是矣。

霜露

廣州有霜而無雪，然霜亦微薄不可見，秋深以木葉微紅，知其為霜耳。霜者，白露凝戾而成。廣州地煖，白露出於土者難晞，故霜在有無之間。所以然者，露者，純金之氣也。嶺南火盛而金衰，秋深猶熱，金氣不能成液，故少露。露少，故不結為霜而殺艸也。然亞歲後霜亦微降，貧者無絮以禦冬，手足微有皸瘃，亦非疾痛害事，蓋以霜不嚴故也。

甘露

方文襄嘗與王青蘿、鄧敬所、何古林講學西樵，甘露連降三日。青蘿詩云：「同德之磋，如氣之和。同心之涵，如露之甘。」

霧

嶺南之地，火氣多而常鬱積。火極則水生，生之時未成水而先成霧。霧者瘴之本，以霧始必以瘴終。每當日出，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，須臾渺瀰四布，蒙如輕塵，咫尺不辨人物。此乃濁陰乘太陽而升，為瘴之所從出，而與風相因者。蓋瘴者風之屬，氣通則為風，塞則為瘴。《易》曰：「山下有風，蠱。」風止於山，故成蠱。瘴者，蠱之所蘊釀者也。故凡濁陰勝，則為冷風冷瘴。濁陽勝，則為熱風熱瘴。其源因於霧，亦因於風。蓋霧之為瘴十而七，風之為瘴十而三。嶺南多霧瘴，滇、黔多風瘴，是皆氣候之最惡者也。嶺南之霧，近山州郡為多，自仲春至於秋季，無時無之。暖極而霧，是謂南霧，言南風之霧也。寒極而霧，是謂北霧，言北風之霧也。南霧三日，必有大雨或大風。北霧必晴，晴而自旦至午，霧猶不分。暑雨衝激，其氣毒淫，瘴之所結，蓊勃如雲，而香花瘴尤甚。當木樨開時，山嵐氣隨之而發，行者聞有異香出林，味如桂菊，氤氳不散，則香花瘴之所為也。瘴以香誘人，愛其香而以鼻呼吸，則其毒灌入心脾，不可藥矣。近海州郡，地氣稍舒，風潮之所蕩滌，清淑之所扶輿。雖一日之時，晝多燠而夜多寒，晴甚燠而陰甚寒，寒或多積霧，燠或多淫霖，而偏沴之氣，方生即散，故為諸瘴絕少。天以陽施，地以溼感，寒暑相搏，但為瘧疾而已，無甚疫癘之害也。故凡瘴之中人也，疾多黃羸，足重而偏枯，癬疥不一。霧之中人也，體倦而腳酸，上嘔下瀉。療治之法，有宜散其寒邪，有宜下其熱毒，必診視所中何如，然後鍼藥從之。

凡十月朔有霧，則明歲正月雨。初二有霧，則明歲二月雨。一日應一月。是日無霧，則明歲是月無雨，霧者，雨之征也。十月為水生之始，水將生，先之以霧，霧為雨始，雨為霧終。

瘴

嶺南之地，愆陽所積，暑溼所居，蟲蟲之氣，每苦蘊隆而不行。其近山者多燥，近海者多溼。海氣升而為陽，山氣降而為陰，陰嘗溢而陽嘗宣，以故一歲之中，風雨燠寒，罕應其候。其蒸變而為瘴也。非煙非霧，蓬蓬勃勃。又多起於水間，與山嵐相合。艸萊沴

氣所鬱結，恆如宿火不散，溽熏中人，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，所謂陽淫熱疾也。故人粵者，飲食起居之際，不可以不慎。當唐、宋時，以新、春、儋、崖諸州為瘴鄉，謫居者往往至死。仁人君子，至不欲開此道路。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，險隘盡平，山川疎豁，中州清淑之氣，數道相通。夫惟相通，故風暢而蟲少。蟲少，故煙瘴稀微，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。蓋風主蟲，蟲為瘴之本。風不阻隔于山林，雷不屈抑于川澤，則百蟲無所孳其族，而蠱毒日以消矣。在《易》之《蠱》，剛上而柔下，則不交，故巽而止，止而蠱。父之蠱，父之氣止也。母之蠱，母之脈止也。天氣止，則為父之蠱。地脈止，則為母之蠱。幹之者，靜則為陰，以通水之脈。動則為陽，以通火之氣。吾之中和致，則天地之中和亦至，故曰幹。今之嶺南，地之瘴亦已微薄矣，獨人心之蠱未除耳。犀、象、珠璣、金玉，心之蠱也。沉、速、多羅絨、雨緞，心之蠱也。客游於斯者，其亦以清廉之藥治之，毋徒自蠱以蠱其子孫，可乎！

瘴之名不一。當八九月時，黃茅際天，暑氣鬱勃，有若釜鬻，人行其間，苦為炎毒所煽，昏眩煩渴，輕則寒熱往來，是謂冷瘴。重則蘊火沉沉，晝夜若在爐炭，是謂熱瘴。稍遲一二日，則血凝而不可救矣。最重者，一病失音，莫知所以，是謂啞瘴。冷瘴者，與痎瘧相似，秋來多患之，天凉及嚴寒少有。若回頭瘴，則因不能其水土，冷熱相忤，陰陽相搏，遂成是疾。攝養者知此，亟宜自慎，毋多早行，毋多露宿，毋多日中而馳。蓋日中酷暑，驟雨初消，陰陽之氣交剝，艸木蒸變，行人最忌，宜少駐駕以避之。而又毋輕解衣，衣解即服，凉勿逾時，斯為勿藥之喜。又嘗有溫中固下升降陰陽之法以相濟，使其天和不傷，真氣不耗，則亦何瘴之足云。嗟夫！天地一氣之始甚微，粗而為風，濁而為煙霧，為瘴，而天地之真氣隱矣。惟人亦然，神明蕩則其真氣亦隱，於是而陰陽俱濁，為煙，為霧，為瘴，以自昏蒙，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。故惟心存而後氣存，氣存於一念之中，而心周於天地之外，斯能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而無瘴癘之患。

瘴之起，皆因草木之氣。青艸、黃梅，為瘴於春夏，新禾、黃茅，為瘴於秋冬。是名四瘴，而青草、黃茅尤毒。青則為草，黃則為茅，一盛一衰，而瘴氣因之。蓋青艸時，惡蛇因久蟄土中，乘春而出，其毒與陽氣俱吐。吐時有氣一道上衝，少焉散漫而下如黃霧，或初在空中如彈丸，漸大而如車輪四擲，中之者或為痞悶，為瘋痙，為汗死。若伏地從其自擲，閉塞口鼻，不使吹噓，俟其氣過方起，則無恙。蓋炎方土脈疏，地氣易泄，百蟲之氣易舒。而人膚理亦疏，二疏相感，汗液相誘，而草木之冷氣通焉。其名中草子，吐與下之皆不可，宜於中脘、氣海、三里灸之，或於大指、五指灸之，或以鍼刺額及上唇，以楮葉擦舌出血，徐以藥解之，內熱除則愈。此鄺露之言也。

半虹

雷之州，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，長數十丈，初圜而黑，漸乃廣闊如破帆，其名風篷，亦曰颶母。又曰瘴母。瘴母起則颶風隨之，颶生於瘴，瘴為氣，颶為風，氣者風之母，故曰颶風。颶母先成形而為半虹，胎風其中，經四五日而後颶發，積之久者發之暴，其候不爽。故蘇過云：「斷霓飲海而北指。」斷霓一作斷虹，即半虹也。廣州四時虹見，半虹則以將颶而後見。半虹飲水，水氣腥，又吐為犁頭雲，是曰颶雲。先為虹而後為雲，虹斷而雲作犁頭狀，夾日以翔于南，其色純赤，此火之氣也。火以生風，故為颶之母。又颶將作，先期一二日，有雲片漫空疾飛，海人稱為颺潮。風本雲也，而以為風，見雲而知其為風也，雲得氣之先者也，此陰雲也。陽之雲為雷之始，陰之雲為風之始也。

河漢

宓山謂：「河漢以十月隱，二月見，天下皆然。」而嶺南臘月晴暖之夜，河漢仍見不隱，予謂河漢亦海之散氣也。南海水大而氣溫，水暖則天亦暖，故河漢至冬不隱。凡水之精華，以春而上浮于天，則河漢見；以冬而下沉于地，則河漢隱。南海之水，其精英常浮，以陽氣太盛，其地又疎理，閉藏不堅，故冬有雷，有河漢。予詩：「炎天河漢異，南海大星多。」

雹

吾粵無雹。蓋雹者氷之所為，氷以盛陰而堅，盛陰脅乎盛陽，則雨氷而為雹。吾粵盛陽之地，陰氣不凝，當寒時不結而為氷，則當暑時不散而為雹。左氏云：「雹者，冬之愆陽、夏之伏陰所致。」吾粵冬而愆陽多有之，夏而伏陰則少。白首老人，不識氷之為氷與雹之為雹也，故或見霰而以為雪，見霜而以為氷，見白雨而以為雹，以為珍珠雹也，不知其為白雨也。粵在天南多白雨，白雨在北則為雹，雹在南則為白雨，白雨者雹之所散，雹者白雨之所凝也。白雨盛夏益多，諺曰： 「六月六，白雨足。」

變風

風之始發，恆以月七八之日及蚤暮二時，過此即甚暴烈，多不終朝。諺曰：「七風八到，九日無來風過造。」又曰：「朝三晚七，半夜下風無過日。」然近海多風，亦不盡如所云。三伏時有颶母起，數日間即有巨風起東北，必回南轉西而後解，或未轉西而解，則

數日必復暴發。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，輒起輒止曰石尤。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，發必三日連發，望西北雲起如蟾蜍脚，瞬息即至，船行宜早避之。

瓊州有知風草，每能變化，乃蟲所變。葉面背歲或一拆，或二三拆，或無之。每歲葉葉相同，無間彼此，土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。王佐詩：「颶母崩騰山嶽移，方當海未練風時。瓊南瓊北無消息，獨有知風小草知。」瓊州最多颶風，颶風有祠，歲五月五日，郡守而下視祭，他郡則否。

風火

火生於雷，亦生於風。丁巳八月二十夜，順德縣有大風起，暴雨隨之，拔木發屋，破壞民居無數，凡三日夜乃止。風觸物輒有火光，木摧朽處皆焦爛，此乃天之陰火也。陰火生於風，陽火生於雷，陰火多生於海，陽火多生於山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